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春雨樓初刪稿目錄

清鄭 董秉純抑儒撰

卷一

碑記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書

卷五

贈序

卷六

疏引

卷七

志銘

卷八

狀傳

卷九

祭文

卷十

雜著

春雨樓初刪稿卷五

清鄭 董秉純抑儒撰

贈序

送盧抱經先生南歸序

乾隆壬辰正月前翰林院侍讀學士盧抱經先生將南旋其同鄉後進董秉純聞而喜曰先生歸必主東南講席主講席其必於吾寧之月湖書院乎是甚可喜也客曰先生年未杖鄉生平夙學大負亦未盡白於世方今承明之廬崇政說書之席豈無虛左以待先生者先生

卽歸謂子必固畱之而反喜焉何也純曰然然否否古者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漢時桓榮伏恭之徒多以宿德碩望爲老更天子視學適東序以養之禮所謂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著而孝弟之化行也唐宋以來所在州縣立學而鄉黨之學尤盛書院是也宋太宗時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千百人詔國子監給九經俾肄習之又賜石鼓書院勅額眞宗時亦賜應天府書院潭州嶽麓書院額蓋州縣之學有司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畱意

斯文之所爲前規後隨皆務興起自南宋迄元明書院
日盛立德立功立言之徒半出其中今聖天子在上庶
績咸熙百揆四岳以下莫不師師濟濟各充其位而天
下之學校猶未聞有鄒志完胡翼之之徒出而應昌明
之運意必有如金谿建安金華諸公彪炳於黨鄉之學
所謂四大書院者予將於先生之行卜之而奚得不喜
也曰然則何必明州曰此則予鄉曲之私也雖然亦有
說蓋明州儒林之大宗也在昔有宋眞仁二宗之際濂
洛之統緒方萌芽而未顯而吾鄉楊杜樓上諸君子迭

起而主書院所謂慶曆五先生也不數十年楊袁舒沈
出爲象山高座所謂淳熙四先生也乃至南宋儒林五
派盡萃焉可云盛矣以予考之山東焦先生援以伊川
門下開講於明州則主大函書院高憲敏公閱以龜山
高座主長春書院楊文元公有慈湖書院袁正獻公有
城南書院慈湖弟子寶章桂氏有石坡書院鳴鶴鄉童
氏有杜洲書院東發先生專宗朱學有澤山書院入元
則甬東史氏亦朱子世嫡也有靜清書院明初黃孟清
僉事有橫溪南山書院楊文懿公有城北鏡川書院張

文定公有槎湖書院文定歿後吾鄉之講堂漸替人物
亦漸衰隆萬諸公大半爲鄉衮所錮黨論所排然後知
山川之鍾秀隨乎儒苑而函丈之有權也至若湖上故
事西岸之碧沚史王孫子仁延文元講學者也南岸之
竹洲史忠定王嘗延沈端憲講學而金華呂成公之弟
忠公亦嘗討論於中者也今書院所建則宋能仁觀音
寺舊址了齋陳公著四明尊堯錄於是其妹壻周公亦
元祐黨人與忠肅相唱和所謂蘋風渠月連郎壻竹嶼
花汀和友聲者也本朝定鼎之初以賜甲申十九忠臣

陳恭潔公良謨爲祠遂改書院而顏之曰忠貞其後又
改月湖甚非聊爾之精舍也且先生姚產也康熙之初
姚人黎洲黃先生以蕺山之學昌明吾郡亦曰證人書
院從學者極盛如萬充宗公擇季野三先生寒宗在中
吳仲兩先生皆聞世之傑大有名於天下而仇少宰滄
柱陳翰林介眉范會元筆山次之梨洲亦自謂生平薪
火之傳盡在甬上然則先生之於吾鄉淵源有自而月
湖之爲書院尤不可無先生以上溯乾淳諸老之盛而
先生亦得以追踪金谿建安諸公者爲聖朝廣作人之

大化樹文運之極軌乃信古人以三老比三公言非夸
大而妄得不喜也耶客曰子言誠然蓋詮次而上之先
生以爲東萊西序絃管之先聲乎純曰然是爲序

贈李海若先生

乾隆壬戌癸亥閒全太史謝山舉眞率之會集里中耆
舊陳文南皋錢丈芍庭范丈緘翁胡丈君山李丈甘谷
海若暨先君子先叔梅圃先生十數人觴詠閒舉十旬
再會踵西湖之勝蹟追石戶之豪吟挾歲之間得詩數
十卷二十年來晨星落落其歸然魯靈光海若先生一

人而已今年八月爲七十懸弧之辰通家後進謀所以
壽先生者先生概不許曰吾方有鴈巖之遊於是相與
翰筆東紙謀之於予予觀甬上世家近日凋落已甚其
不墜高曾之規矩者范氏惟西屏太史一門李氏惟先
生子弟皆克樹立門戶依然修整桂林竹院左圖右書
名謁刺門賓從塞途騎馬帶笠之客高吟豪飲之徒奔
趨望走絡繹不斷先生通行延接典衣裘數券齒今朝
鄭驛明日岐亭傾身僂力庶幾不愧長者之風客或謂
予是何足以名先生先生神宇雄駿思敏學博天下郡

國利病營陣戰守作止畫沙聚米方略井然日者持節
監軍傳籤束伍上馬揚戈盾下馬作露布指掌中雨雹
風雷戾契發作而乃束身投閑葛巾里閤削鋸去角逃
迹詩寮酒社中是何足以名先生哉或曰不然士之奇
傑不羈爲一世之望者往往翕忽閉現使人不得見其
首尾如蘇子瞻所傳方山子陸放翁所紀姚平仲之徒
所遇不齊則殺馬埋輪騎驢策蹇相隨鬪難走徇閒人
固不得而物色之也或曰是又不然唐之郭汾陽應回
紇大人之占年七十餘矣漢之趙翁孫年七十六討西

羌爲漢家建置久長之策曰老臣不惜以餘命爲陛下
明言利害若夫讀大雅之什太公望年九十馳驟檀車
四馬間如鷹之飛揚逆擊下平蕪而血毛羽也今先生
纔年七十美髯如銀童顏若血安知自今以往非天慙
老成以爲碩果也予曰否否諸君皆舍其現在之標致
而馳情於身外之遭際宜乎先生不許也夫先生身際
太平以無事爲幸營平汾陽之勲豈所樂聞世食舊德
得時則駕光黃青城之舉何常同志士君子在國爲忠
良在家爲孝慈在天下爲豪傑在一鄉爲典型其所處

之時地不同其所自立者易地皆然也諸君第見先生
盛年裘馬清狂弓刀擊戛爲克紹尊都督之家風豈知
今日懸車束馬懷鉛握槧其自戒菴先生以前之世業
先生固以一身成之至於吾輩詩酒風流近日幾於滅
熄不有先生長齊盟執牛耳珠盤玉敦閒豈復有諸君
之羣雅夫先生之在今日如松喬柏古其諸子如鵠立
鸞翔其諸孫如花明竹翠蘭綺無恙箕弓日新今茲初
度建旄樹纛之上客馳書走幣之遠賓下至子輩席帽
青衫猶獲以紀羣末侶同與登堂燕喜之班豈非孟子

所謂故家遺俗猶有存者乎表記曰豐水有芑百世之仁也李氏之爲豐芑大矣先生之仁將遠及其子孫百世而亦先徧滿於枌里吾黨區區巫祝之詞宜先生欲掩耳而獨對此七十七峯也於是諸子請卽詮次子言以上之先生而先生亦展樂清之游於明年相與高吟豪飲而罷

贈徐素園

己丑花朝素園主人五十初度揖予而請曰今世祝嘏之文率謬悠無實予不願踵其轍況五十非壽也何敢

讀吾子惟是予生五十年無日不在憂戚勞瘁之中此則世莫予知卽家人婦子知而終不知者願吾記之以寫吾懷而示吾子可乎予曰何以言之主人曰予少多疾病瀕死者數矣十齡始就外傳旋遭王父喪家日以落十九棄儒而業醫二十理家政量柴數米日無寧晷已而納婦生子而殤連舉四女老父日望抱孫不得已納妾又連舉二女乾隆丙子吳門大疫吾鄉友人客蘇者遣急足趨予過之居二載終以父老子幼再納妾育男又殤又舉二女統吾所生四子十一女今存者八女